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1 |
| 第二章 | 18 |
| 第三章 | 37 |
| 第四章 | 56 |
| 第五章 | 73 |
| 第六章 | 100 |
| 第七章 | 120 |
| 第八章 | 151 |
| 第九章 | 170 |
| 第十章 | 204 |
| 第十一章 | 232 |
| 第十二章 | 281 |
| 后记 | 288 |

第一章

一

敦煌,去城十里有座鸣沙山,沙山下一片泉水,叫做月牙泉。

早在尧的时代这儿就生活着三苗人,先秦时还有羌人、月氏人。别看大漠连天,这方风水盛哩!汉唐以下,名门辈出,张家、索家、曹家、阴家,累世簪缨,旺族传代,至今莫高窟功德洞里泥塑壁画尚存着这些家族的痕迹。

现在这方仍有不少曹氏阴姓的,就不知道与那古时候的姓氏有啥因袭没有,只晓得解放前阴家人在这是有名的地主大户,曹家几代贫穷,为阴家雇工扛长,拉骆驼养马。直到“土改”阴家才败落了,曹家的老人当了贫协主席,儿子孙子当了村长乡长的。这阴家桥的地名也改为曹家桥公社。这公社管辖着五六个村子,可说是日月清平,沙海子绿洲麦禾黄黄。

可是这一年,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

“唉——日他娘!快逃哇——!”

“爹——,妈呀——……”

“娃子!赶紧往沙山上跑!把那口袋粮食抱上——!”

喊声、叫声,骡马离槽,鸡飞狗跳。眨眼间大水由北向南压过来,齐脚深,没了腿,再淹到腰。千百亩麦田秋苞谷,全没了田禾梢儿。水面上只露出一排排杨树冠和一家家房屋顶,还漂着些个死尸活人。

鸣沙山沙坡沙梁爬满了人,爬上去又滑下来,沙顺腿窝流淌。一时间果然听到那“嗡——嗡——”的沙山鸣响。老的小的,分不出哪村哪队,捂脸哭嚎,谁家的婆姨扯裸着胸膛,奶着娃子。

这时,只见曹月泉衣裤全湿,挂满泥沙,一步一滑由山下爬上来。背上背着个七八岁的,胸前挂着个刚断奶的,两个娃子都不是他的,他没有这么碎小的娃。



人们瞅着,也不作声。

他仍向上爬,腿兮兮个不听使唤了,呼呼喘着粗气,扑通一下跌倒,两臂又撑起身,脸颊上水还是汗,粘着沙粒。

他静静地瞅瞅黑锅底似的一片老少,啥话也说不出。背上、脖子上吊的娃也忘了放下身。

呆愣了半晌半晌,才有人发出声音月“月泉——,唉,月泉……”

转眼山下,一片汪洋,家家泡在水中。往北瞅,中关村、沙井村、城关村,唯独月牙泉村在最南端,地势最低。

仿佛这会子人们才得些空闲,悄悄议论,党河水库决堤了!

这党河水库就在敦煌县城西去五十里处,每年从祁连山来水两亿九千万立方米,全县农田水利全靠它,当年数万民工在那达建坝筑堤花了小十年工夫,咋会说崩就崩塌了哩!听说敦煌城三分之二已在水里了,县委县政府全淹了,街道、商店、民房,水深齐腰,塌的塌落的落……

他脊背上、脖子上仍吊着娃子,直到那些娃子的亲娘跌抢上来,哇——地一声痛嚎。

“月泉,你自家咋不去管顾……”那女人哭说,“你家容容,和她娘咋样……”

他瞅了一眼,已辨不清自己的家在哪达。

曹月水扯着他的丫头小乔,不远处站着,“唉,你看看,你看看……”只是这样哭说着。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也没有让出来,让他们在院里死守,说:屋塌你们就随着一达里死!屋若不塌,院里的木板、木条少一根,我回来也要你们的命!此时他叫了声月泉,抱怨地流着泪说:“修个妈日的水库哟!早有那工夫,不如在咱家门前拦条坝!……”

曹月泉像没听见他说的话,只抬起手在小乔丫头那湿溜溜的头发上捋了捋。沙山坡上,几片破羊毡,碎娃子坐在毡上,边上晾着一簸箩馍馍。曹月泉蹲下身,再也站不起来了似的。仰脸瞅瞅众人,只说了一句:“没啥。水,担个几日就退毯了……”

果然,几日后水退了,许是地处沙山自有它的福处,多大的水也能吞下

肚去。日怪，月牙泉村的房屋在水里泡了这多日，竟也没像县城那钢筋水泥的建筑那么易塌易落，大部分完好如初。塌落的，不几日也抢修起来，曹月泉拨了专款，购砖买瓦，组织民工。曹家桥公社各村的田亩，那泥浆、板结龟裂的土地，不日也全面地清理整饬，不分哪村哪队，大拖拉机十几台，见地就耕，见田就犁，往日的地埂子地界一道儿也不剩了。妈日的那田亩，添了几分水力、肥力没啥不好，平展展一望无际。曹月泉多时不回家，干到日落西山，方才把件汗垢厚得像铁片似的衣，肩头一搭，去了公社大院。

当曹家桥公社各村各队的救灾工作已全部结束，这汉子却在一日大早，离开了地处中关村的公社大院，永远离开了。出了院门沿公路向南，向他早先待过的月牙泉村走去。

他被撤职了，不再是曹家桥公社书记了。身披着那件藏青色呢子中山褂，手里提了个装书本的人造革包包，除此他两袖空空。那件呢子褂，磨得跟麻袋片差不多，早没了毛毛，尽管平时穿它很爱惜，公社级的干部都披这么个褂褂，每逢去县里开会，就穿上它。

朝南走，望着了沙山，沙梁子长长的，峰刃刀似的，难怪这山有名，晨曦中瞅它格外清亮，瞅得人眸子发酸……打从土改，他爹就在这沙山下奔劳，不多久，他接了爹的手，领导村上的老少，垦田，骆驼拉犁，锨把子挖坑栽树，沿公路这些如今老高的白杨都是那时候栽的。田，一块块都得栽树围起来，防沙挡风的，粮食才上去了。后来还修渠，建水库，就是那决了堤的水库，国家投资才八百万元，还不够买些钢筋水泥，劳力全部是义务派工，曹家桥派去的民工人数最多，开山炸石，凿岩挖洞，那掘进泄洪洞的三大队就是他带的队伍，他，脱光了肩膀，站在石洞的泥水中，顶上时有坍塌，他没有被砸死，后来还让他做了整个水库工程的副总指挥……

发大水后，县委陆书记下台了，曹家桥这杆旗咋能插得稳哩！陆书记也革命一场，辛亥年间他爹便参加了祁德隆领导的闻家圈起义，起义败落，死里逃生逃到敦煌，才给他起名叫陆鸣山。土改那会子陆鸣山便是这儿的工作队队长，斗地主分田地都是他领着干的，直干到六十年代做了县委书记。说是发水前他正在省上开啥“联产承包”的会，防汛指挥部三次五次地打电话请示他，他终不同意放水，说放了水，来年天旱咋办。他是让旱情给“旱”怕



了。当他连夜乘飞机赶回来,敦煌已是一片汪洋。说仅县城一处造成的损失就达三千六百万。可谁没个闪失啊,这时候就没人念他年年四乡察看早相,建水库修水渠,主渠五十公里长!全县二十多万亩耕地水利配套!……

曹月泉尚未踏进村口,公路上遇见曹月水。

这木匠又去干私活了!领着他的两个儿子,大森和二林,各自身上挎着工具箱。嘿,妈日的,他活了!

早先,曹月泉不论是当月牙泉的大队支书,还是做公社的第一把手,曹姓人没个敢胡乱跳弹,大家一心扑在集体的田亩上。而曹月水跟月泉不是一个爷的孙子,妈日的这木匠的品性不知像哪位爷!偷偷摸摸净干私活,曹月泉整治过他,可仍改不了离村进城。有几次去他家,他那斧子刨子来不及往墙角角里塞躲,那时月水的女人还活着,嘻嘻笑迎上来,“月泉兄弟来了,快坐。”柳树下坐下,瞅瞅他那一院高高大大的宅子,说是“他爷留下的”,嘿,曹家的哪位爷也没置下这样的屋!哼,吃喝着渠水不知道水是哪达流来的!可也不能总板起脸训斥。木匠忙把酒杯摆在柳树下,兄弟俩喝着聊着,“月水呀,你不能队里的活苗青麦黄不管不顾……”“呵呵,是哩,是哩。”他也应承着。

此时,月水的两个儿子老远见他走过来,仍习惯地往爹的屁股后头躲,月水说:“躲啥,朝前走!”直走到曹月泉脚跟下。

大森、二林低头抬头地叫了声“叔”,问候着:“叔回家了?”

“嗯,”月泉答应一声,眼睛瞅着月水。月水也瞅着书记。曹月泉下台的风声早就吹到了村里。两人半晌没有做声,那眼珠子反倒潮漉漉起来。

书记想,许是我这多年管束他错了!也怪难为他,女人去了,自己带着俩儿一女。现今,大水后他的活路正逢时。曹月水想,月泉兄弟也够委屈,苦了小半辈子又回村了!许是我带累了他?真的,见他下台,他心里挺不好过,便主动带着两个儿子去他家修缮房屋。回去吧,兄弟,回家看看你的门窗,我都给你换成新的了。不是我曹木匠帮你修修,你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!

末了木匠干咳了两声,说:“回来就回来,没啥了不得,好在你还是咱村的支书嘛!唉,天时地利,天随地转,听各处吵吵说,就要分田单干哩?”

曹月泉竟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二

曹月水大院一日比一日红火，庄外十里能听见锯声、刨声。

院中一棵老柳树，得三人合抱，郁郁葱葱，叫作啥“左公柳”，说是上世纪左宗棠率军讨伐俄国人和叛贼阿古柏时，路经此地留下的种子。锯台刨案就搭在老树下，大森二林扯着锯，小乔丫头提罐熬木胶，收拾收拾零碎，曹月水则大刨子花刨子来回倒手，精工细作。

曹木匠最拿手的活计就是古式门窗，廊檐帷子套拱斗。敦煌远近找不出第二个人。门一折四扇，门上镂窗，窗棂上叠套山水花鸟，如那四屏画儿。河西道上大凡文物保护单位修复个古刹旧庙的，都跑到他这儿来订货，一副就是好几千元。敦煌城乡私人造屋，上梁立柱，唯买到一副曹月水的拱斗，那屋顶廊檐才显出了神气。

除了古式，新式也做，青年娃子们结婚用的大衣柜、嫁妆箱，农家屋里摆设的米面柜、炕柜，那个做工，拉进城不愁销路。

曹月水家于木活历史悠久，说是明朝祖上便修建过嘉峪关城楼，在那木工坊做班头，不知真假。而他爷他爹盖阴家大院盖出了名却是人所共知。当年，劈里啪啦一阵鞭炮响，四乡八寨的豪绅都来观望阴家大院落成，咄！老远先瞅见院门楼，盖得比瓜州城的古牌坊还神气，门楼正中一块匾，镌刻着“耕读传家”四个字。月水的爷爷披红挂花站在门楼下，阴家的爷一旁抹着喜泪珠儿，说：“曹爷呀，马过留鸣，雁过留声，这牌楼也是你木匠家的碑哩……”

进得大院再瞅，那座上房，光石台阶就七八层，登上廊前榭，四根廊柱撑着探头屋檐，檐角高翘，檐下铜马叮咚，檐上龙飞兽走。时逢夏日，燕子啄泥筑巢，在那花拱斗间钻来钻去。

噢，这座宅院不是别处，正是现在的曹月水大院。

嗞——嗞——，刨声锯声响着，在那廊檐子间回荡。

木匠朝俩儿子喝一声：“墨线瞅端，斜了狗日的！”

这已是发大水后的第二年了，这宅子一些儿水印印也没留下。相反，旅游业兴旺了，来敦煌的中国人外国人瞅罢了佛洞子，准免不了也到曹月水大



院瞅上一眼,好像这达是个“景点”,妈日的,说,咋院门楼匾上写的是“耕读传家”,进院一看尽些些锯末子刨花,没有一丝书香气。“嘿嘿,是哩。”曹月水一笑。那外国人仍免不了照相机子劈叭一顿乱照,还跟院主人曹木匠合个影,就站在那座古宅子下面。

院子东西各一排厢房,大森和媳妇两口儿住东边,二林和小乔住西厢屋。连着院门楼还有一排屋,坐外面里,叫作“倒坐”。倒坐东是厨房,倒坐西像是门房,住着一位外姓老人,早早晚晚为院主看家护院。

尽管曹月水没了女人,可在旁人眼里他并不冷落。尤其是在那位叫作“七爷”的外姓老人看来,每每叹羡地望花了老眼。嗯,天时地利哟,看来是到了曹木匠发迹的时候了!这外姓老人别看一把老骨头在这达混口吃食,他少年读过诗,念过佛,天文地理无不知晓。他记起这瓜沙诸州远在唐宋出过一个大人物,叫曹议金,他曹氏几代统治这方近二百年,当年的回鹘人、吐蕃人,名门大户无不降服,一览河西四郡十州,只闻驼铃叮咚,不见胡马悲鸣,羌笛怨柳,敢莫月水家又应了这气运!

七爷坐在倒坐西屋墙根下,晒着太阳,说:

“月水侄儿,近来你的生意大发喽!”

“嘿嘿,七爷——,也是托你老人家的福了——”

曹月水大声应着,怕他老人家耳背。

“哪里咂,是你的木活精到哩,儿女,也跟上来了!”

“唉,哪个是跟上手的哟!二林时间短,可大森跟我十多年了,到现在花刨子不会使唤,榫卯对不端,合缝合不严,要是我爹活着,骂我们这些儿孙哩!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外姓老人笑着,眉眼虚眯着。

他爹曹万根,是六十年代上没的。早年万根跟他媳妇都在这院里给阴家做佣。那间倒坐东屋,万根媳妇常从那达出出入入,媳妇年轻,生得几分颜色,为厨造饭手也灵巧。曹万根光为阴家做拉肥的大轱辘车、乘人的轿顶子车就不知做了多少,阴家堂的亲的家家用都是万根做的。敦煌城西,白马寺那边有一处阴家宅院,那前廊拱斗木帷子跟这边老宅没啥两样,那就是曹万根盖的。可就是那次,曹万根被差到西边做工的时候,这边出事了,万根媳

妇被人沾了手，一日，她吊死在那间“倒坐”中……。也许是一种补偿，土改时把这宅院分给了曹万根兄弟们。早先这院住着他兄弟几家，后来分开了。

此时，大森媳妇走出倒坐东屋，喊一嗓子：“爹，饭好了，吃饭吧！”

小乔便先放下手里的零碎活，跑进厨房端饭。饭就摆在院中柳树下，燕子低飞，一掠一掠的。一家人围着那张矮桌，还有那位七爷，几碟儿青菜咸菜，馍馍就上，再有碗面汤一喝。月水瞅瞅儿女，想想七爷说的那句“儿女们也跟上来了”的话，心里宽慰慰的，似也忘了娃的娘去了多年的苦楚……

比比旁人家的娃，他的娃就是少读了几年书，除此没啥不如人的。月水这样“奔”，还不是为儿女们“奔”个门脸？他有时想，把大门楼那块匾换一换，或是摘掉，可又觉着留着它也体面，外乡来个联系活路的，进村打问曹木匠家，回答者说：“噢，好找，门楼前挂着块匾——”

他瞅瞅小乔丫头，更记起人们说，“咦？那丫头，满村唯她俊俏，她爹日弄木头，昨日弄出那么根‘乔’！你瞅，从那大门楼走出来，就像个大户家的闺女。”月水心说，日奶奶的，走着看，几年后我丫头是不是“大户的”也要你称呼她“千金”哩！

近年，是人们瞅他的丫头长得俊俏，还是瞅他这大院一日日红火，爱来他这院的人多了起来。月泉家的容容常来找小乔玩耍，进门先叫他一声“伯！”叫得亲亲个。

“容丫头，学校里忙吧？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伯这达了！”

容丫头读了高中，说话腼腆腼腆。高中念得不错，她爹虽然下了台，可还是托得上老关系把她安排在中学当了教师。

她往伯那刨台边一坐，手指捋着一卷儿刨花，说：“学校里倒是不太忙，可伯这儿忙，来了怕打搅，乔妹子也不去我家走动走动。”

小乔把茶杯子斟满递给她，说：“姐现在是女先生了，还记着干木活的妹子？”

容容一笑，说：“你呀，总是个嘴厉害！”

“呵呵呵。”曹月水高兴地笑着。觉着容容一来这院，把他和月泉的关系都拉近乎了。

“容丫头，你爹在家干啥着哩？”



“噢，我爹现在还能干啥呀，包产了，各干各的了，他在家里蹲着呗……”

“呵呵，回家跟你爹说，他要想干木活，也不算晚，上这院来跟我搭伙就是了！呵呵呵……”

容容脸颊子一红，说：“是哩，我爹要早像伯这样，家里也啥都置下了。”

“唉，你爹这半辈子……”

容丫头没再吭声，那对儿大眼睛微微低着，瞅着手指上那缕缠来绕去的刨花儿。

说让月泉来搭伙，那是笑话。谁不知那汉子的心思根本放不到这上面。月泉咋说也是个干部的身架，一时半晌放不下来。现今他的大儿子仍在县上文化局当处长，咋，老子反倒不如儿，做了木匠？嘿嘿。可曹月水大院又着实惹人眼，哪缺得了愿意来搭伙做帮手的？不久来了个小伙子不姓曹，却是月牙泉远近闻名的老秀才索天寿的后人，名叫索元亨。吔！亨娃子可说是这村里后生群儿的人尖尖，虽不抵他大哥二哥上了清华、北大，却也读罢高中，刚刚还乡。人们说，唉，曹月水大院看来是要大发了，不然咋把索家的后人都能惹上去呢！

三

索元亨初来木匠家，那位外姓老人虚眯的目光总像是在他身上搜寻啥似的。一日招呼道：“那是……索家的后生？”

元亨早听说这位老人，他是阴家“积”字辈的最末一个。但一直没咋见过面。上前叫了声：“七爷！”

“噢，噢……”老人眼皱在阳光下闪着泪花。

瞅那后生一脸精明相，怪道学啥都那么快手，没几日天气斧锯刨凿都学得了。他爹索天寿一生守平不出山，若是他甩开身手，恐怕比当年阴家的业绩干得还大。说是道光年间，他家祖上就在敦煌知县苏履吉办的“鸣沙书院”任过主讲。现今，老秀才写的那笔字，古朴如汉隶，转折似今草，真像他索家先人哩！如今的娃子哪个还晓得，远在西晋有一名门大户，索湛、索靖

父子做过北地太守、酒泉太守，拜驸马都尉出守西域。噢，都是古话喽！现今，索天寿家早沦为庄农人了，屋里只有两把古旧椅。记得早年，他家还有座深宅大院，门楣一块匾，题写“索公祠”，那是在这个亨娃子远没有出生的时候，算算，老秀才今年有七十了么？

外姓老人眨巴眨巴眼皱，问这个老四娃子：“咋，大学没考上？”

索元亨不免有些垂头，“嗯”地应了一声。

那老人也吁了口气，像是说：是了，气运不畅啊，这年景！书香门里的娃子也只有投奔木匠。

一晃半年多过去，索元亨在曹月水大院啥都混熟了，把大森叫哥，把小乔唤妹。月水伯待他可说是疼爱，月月关饷百十元钱，吃喝还一个劲叫他留在这院吃。元亨说就在同一个村，隔不几步远，还是回家吃方便，怕过于破费伯。

亨娃做活极细心，家什底下没有废料，十来对榫卯，末了一套丝毫不差，合缝严实得像根丝线。曹木匠一看，心说，莫非这娃投错了胎，本该是我的儿哩！

“乔丫头，明早你跟亨娃两人拉上家具去县城，卖掉了，你俩拣最高级的馆子吃一顿，不管花销多少，回来全在我这达报账！”

小乔正在院那旁熬胶，抿嘴儿一笑。四块青砖一支，胶罐子下烧着碎木头刨花子，映红了脸蛋儿。

“呸，爹啥时这么大方，还不是骗着我们给你把家具卖个好价钱！”

“咦，妈日的，这死女子！”

爹笑着，元亨也笑着。

曹月水的木活早先就不愁卖，如今又添了高徒在这“班门弄斧”，就更畅销了。这方农村极讲究在那炕桌、炕柜，还有那盛粮食的米面柜上画画，曹月水多年只会雕花不动彩墨，雕花费工，彩墨省时，亨娃子却能操起画笔。他爹索天寿说哩，“唉，这娃子啥都干，可干啥都花花哨哨，长不了个大出息！”他爹教过他临字帖，可他桌前坐不了半个时辰就怠倦了，画画想来也要不了几天。元亨眨眨眼说：“爹，说咱家早年有一幅字画，是谁的真迹？说值大价钱哩？”爹说：“哼哼，你是瞅上那‘大价钱’，才思谋着写写画画么？”



的确,直到天寿手里,他家还藏有一幅晋代索靖的真迹。那时阴家出几百石麦子向天寿的爹讨它,他家没答应。直到解放,敦煌县收集文物,国家出几万元买,天寿一分钱没要,捐了出去。

元亨捉着画笔,像把他没考上大学余下的精力全用在描画这米面柜上,羊毫狼毫来回倒换着,鬼日的没学过,竟也画出了一幅幅沙山泉水,莫高窟的佛阁、吉祥马、九色鹿……

乔丫头在一旁瞅视着,眼珠儿都瞅亮了,呆呆地出神儿。

“元亨哥,要不要换一盆净笔的水?”她问道。元亨顾不上应声,画了个专心。小乔把清水端来,又围在跟前。乔丫头手上也细,往日做针线、刺绣,绣出个花花草草,赶上公家商店里卖的。等元亨一画毕,她便拿去上漆,刷油漆本是二林的活,这会丫头却抢先拿起油刷,在那画儿上一刷、一刷,来去仔仔细细。

元亨不光是画,做木活还能出些花样,在那箱子柜子的盖沿下镶一条金属边,显得富贵,原来四角见方,现在抹个弧圆,确觉着精巧。曹月水见亨娃改辙易道的,也并不恼火,娃的招术高就高嘛,怕伤了老脸哩?娃这样尽心还不是为了你家!渐渐亨娃便搞起了设计,绘图画线的技术活又上了手。图上有认不认识的,月水也不耻下问,“元亨呵,这几处伯瞅不大懂,不敢下料哩!”

“伯,我来下料。”

“呃……行!下不准不就废几根木头嘛,丫头——,把茶倒上!”

“哎——”小乔应着,奔进上屋,把爹那特级茉莉花茶泡上了。

下罢料,像凿榫窝这类粗累活他也干得,二林过来接手,说:“元亨哥,让我来凿掏。”爹忙说:“你快去毡吧,等亨哥给你凿出个样样,你再照着干!”

这日他正在开凿,两腿骑在凿架上,曹月泉的容容来伯家闲转。月水伯一家人亲热地招呼着她,大森叫她容妹妹,二林小乔叫她姐。元亨瞅了一眼,把头一低。直到她走近过来,他才招呼了一声:“容容,来了!”

原来他俩在一个学校同班读书,年龄上她却小他一两岁,许是人家学得好呗!不好能留校当老师,自己回乡当木匠!在学校他俩就不咋多说话,同学都很看重公社书记的女儿。只记得一日他的笔没了水儿还是摔坏了,她把她的支放在了他的课桌上……回乡后,在他苦闷的那几日,她还去看过他,

进门见他妈妈腼腆地叫声“婶”。看啥呀，越看越使他觉着自己不如人！大哥二哥都在北京做事，都睁眼瞅着他老四！

元亨手握榔头使劲敲着凿子，手臂、肩膀头震得直颤，那木质好坚硬哩。

“元亨，早先咋就没看出，你还有这一手！伯可是雇了个能人来。”容容说着，伸手到那榔头下面，把凿出的木屑儿往旁边扫了扫。

“呵呵呵，”月水伯笑着说，“容容，你看亨娃在伯这儿，是个门道吧？”

“当然好，我小时候就想跟伯学手呢，可伯嫌弃我是个丫头！”

“呵呵呵呵……”

元亨差一点砸偏了榔头，楔在手上。

“亨娃，放下活计，跟容容聊说聊说嘛！”伯说着。

他仍没有歇手，只是笑笑，说：“你咋得空来这达？”

“哎哟，我来这达的时候，你还在哪个沙窝子里耍达哩！”

容容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。小乔说：“可不是，姐打小就在这院里玩，我识文断字地认识几个，多半是姐教的。”

月水叹说：“是哩，你俩都是高中生，都是人才呀！……”

元亨揩揩脸上的汗，似又望见曹家桥那条公路，每日上学、放学的，他俩前后脚有时走到一达……

在木匠家干完活，晚上回到家，炕上一躺，眼睛盯着屋顶，不知在瞅啥。

他爹走上来，问：“吃了，在你月水伯家？”
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，老半天没话。

“咋，才干了两天木活，又没心思了？”

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躺着跟爹应声，真是少家教的，忙坐起身。

“爹，……你说我究竟干个啥好？”

“哼哼，干木匠不是挺好嘛！”

索天寿说着，坐在那把古旧椅上。索家上房里没啥摆设，除了这把太师椅，墙壁上还挂着幅“中堂”字画，是天寿自己的手笔：“墨成池，淋漓豁胸臆”。

裱挂有些年成了，绫纸变暗，墨色却未减。

“唉，我养了六个儿子，成器不成器的，就属你最不让我放心哩！学，没个



真学,总是瞅旁人的样样,效颦学步……”

“爹,你做啥老不放心我!我咋了?我三哥在庄上务庄农,我两个弟弟功课还不如我,也不见你骂个半句!”

爹说:“务庄农有啥不好,你爹也是个庄农人,年轻时一肩能扛八百斤谷子,你能么?”

元亨又没话了。瞅着这屋,这间不大的屋,养育了他们兄弟六个,元年、元春、元秋,他下面还有元通、元庆,爹妈着实操心费力了,至今老人家住在这么间破屋子里,恐怕连月水伯那院里的“倒坐”都不抵!

“爹,听说咱家过去有一座大宅院?”

“嗯?听谁说?”

“早先我大哥说。”

“没有那事!”

索天寿哑了会子,说:“你呀,你的个心思咋不朝正处使唤?古人说,至人无宅,天地所容,至人无主,天地为所。你整日想了些啥!”

元亨眼斜斜屋顶,唉,还是干木活吧!

他和小乔拉着家具去县城,路上记起月水伯让他俩下馆子的话,扑哧笑了。

元亨驾着车把,小乔在旁边挽着套绳,家具在车上捆绑得牢实,不会移动磨损。拉车时还须格外小心,小乔说,一次大森和二林拉车,拐弯时在树上蹭了一下,爹好一顿臭骂,“狗日的路都不会走!家具卖不出手,我让你三天饿肚子!”小乔格格地笑着扭过脸来,说:“要是你碰在树上,我爹保准不会骂。”

元亨相信,可还是问:“那为啥?”

“爹稀罕你呗!不骂都怕你飞了跑了的。”

小乔脸儿一红。

“嘿,我能跑哪达!”

“跑大地方呗,城里,北京,像你哥似的,总是别屈了你这一身才气!”

“咦,乔妹,你是不是想撵我?我可没说过跳弹的话!”

“还用说，瞅还瞅不出，容容姐一来，你榫窝儿凿得好狠哟！”

“嘿嘿，眼还尖得很！唉，我哪达也不想去，跟伯一起干活就福份着哩。”

小乔抿嘴笑了。悄悄地把套绳挽得更紧，好使他省些力。

由南向北，一路柏油官道，除了过渠桥有个上坡下坡的，一路平展展的，十华里路两人聊着话便望见了敦煌县城南大街。

“亨哥，咱俩换换，到城里了，你就在车后跟着走就是了。”

“不累，换啥呀，到城里了又咋？”

“遇上个同学啥的，别让你这秀才不像个秀才。”

小乔硬是从他肩上夺过辕绳，驾起车把。元亨心头一阵滚热，心说这妹子！小小个年纪，咋就这么细心哪！

到了市场，车该往哪儿摆，家具往哪儿卸，市场管理人员来了，该买多少税票，一应事儿她全都熟悉。他俩把那几件油亮亮的家具去掉包装皮子，正面儿亮在人前头。她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珠儿，说：“亨哥，你要有啥朋友走走，去吧，过个把小时再来，我把它卖出，咱一块儿再去吃喝。”

“不，我没啥朋友，‘朋友’就是你！……”

说着，他倚着那几件家具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瞅着市场上穿梭的人群、人声、脚步、尘土。

没用上多少时辰家具便全卖出手。把架子车一寄放，他俩掸掸身上的灰尘走出市场，来到敦煌城街面上。小乔把那件袄褂抻了又抻，生怕不整齐。“走，亨哥，你说哪家顶好，咱就进哪家！”

“乔妹，你还真要破费伯呀？”

“嗯，哥，走嘛！”她执拗着，声音儿娇滴滴的。

“毳，走就走！”

东大街，那叫啥丝路宾馆，高楼大玻璃，几层儿却忘了数。进到内里，乡里娃真还没见过这般豪华，窗纱落地，餐桌雪白，摆着花。服务员身着裙，口涂红，抿嘴一笑说了声请，刀刀叉叉的递上来，左一道右一道的啥玩意儿端上来，玻璃杯里斟满了酒。

等那服侍的女人走了，小乔“格格格”笑得捂起嘴。说吃饭不给筷，刀叉咋使唤！可乔丫头那双手既能刺绣，拿起这家什照样灵巧。吃着，又举起酒



杯，“亨哥，来，咱俩碰碰。在我木匠家做活，让你委屈了！”

说时，她那双眼晶亮亮的，含着些潮湿。元亨举杯一碰，像是撞在了心尖上。

“乔妹，咱今个这顿吃喝，怕难跟伯报账哩！”

“你放心吧，日子久了你就知道我爹的为人了。远的不说，就说阴七爷吧，白吃白喝在我家这多少年了，我爹图了他的啥？只怕你不会像七爷那样待得久！”

“乔妹，你咋嘴边老吊着这句话，好像我就要走哪达似的。”

“亨哥，不管你今后走哪达，只要你好，妹子没有啥不乐意的。我跟容容姐说过些话……”

“说啥？”

“嘻，我不告诉你……”

四

那位七爷名叫阴积利。

阴家“积”字辈兄弟大排行，啥积仁、积德……叫“积”啥的人多了，可如今都死了，留下的根苗儿也没有几根了。早年的阴家，就像这沙海子里的胡杨树，根须伸得漫天漫地，敦煌四乡八寨，哪里没有他阴家的宅地、阴家的人烟。没来月牙泉之前，阴老七就住在敦煌老城白马塔附近，那白马塔身叠九层，二层上至今镌石刻着“道光乙巳年 XX 人重修”的字迹，那修造者正是阴老七的亲太爷。夕阳残照，塔身泥土剥落，时有旅游者前来，翻译、导游讲着那白塔从前秦至今的经历，鸠摩罗什东传佛教，却无人望见那塔下不远处倚偎着一个衣衫褴褛如乞似讨的老人。

白塔后身，和塔尖正对着有一座宅院，那就是曹万根建造的阴老七家故居，而今那里已是“白马寺文物陈列馆”了。

他曾住在那宅院，娶过妻讨过小，吟过诗书念过佛，壁端挂着一幅好几百光洋买得的画儿，名叫《萨埵以身饲虎》。画的是其人见一只母虎领着几只幼虎寻食无着，母欲啖食幼子，萨埵跳崖，将身置于虎口。可是佛没有免去七

爷的不幸，妻子也没给他留下一儿半女。所幸的是那古宅的后院尚留与他安安然地居住，一直住到“文革”初期，造反者的皮带才抽打得他妻小散去、散去。此时他再瞅瞅那白塔尖尖，吟了一遍四谛三界、八苦法轮，便投向了曹家桥。

想着那儿尚有个把侄亲，或能一起度日。积贵丢下一根苗儿，叫阴承祖，在月牙泉村；积吉还有个儿，叫阴承业，在中关村，但未了老人双手捂面呜呜地哭了。也难怪他们不收留七爷，积贵死于民国三十年，那时他家便破落了，承祖侄儿只剩下几头骆驼，拉扯着一群娃子。中关村的承业家，光景还算好，但这个侄儿却哭着对老人说：“七爷，我爹死的时候还嘱咐我，要照顾好七爷哩，可我至今‘帽子’没摘，你的侄孙儿知新，前不久，又被抓走了……”老人听后也泪流满面，“我不连累你，我能听到积吉死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句话，也就……”说着，他走出侄儿家。只见南面的沙山，不知不觉迈去，白晃晃的沙山顶子，像白马塔一样摇晃在他前面，剥落了泥土，忽地他扑倒在路旁。

就是在这时，曹月水走来，叫了声“七爷”，把他背进了自家的院子。

“七爷，你别难过，别往瞎（坏）处想，就住在我这儿吧！”他伸出那干木活的粗手抹了把老人脸上的冷泪。“这院子，本来也是你阴家的，我爹你兴许还记得，木匠曹万根，在这院里扛过活。这房，是我从我爹手里接过来的……你如果不嫌，就住在那间‘倒坐’里吧。早早晚晚，我让娃子们照顾你，就跟你的亲儿亲孙一样……”阴积利呜呜地哭着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紧紧拉着木匠的手。

他咋能忘记他爹曹万根呢，咋能忘记那间“倒坐”东屋呢！尽管那都是他堂兄阴积仁造的孽，可他们毕竟是一家，没想到曹万根的儿子今天会这样待他！

一晃多少年，阴积利住在曹月水大院里，真像是一位曹家的老人了。吃喝一起，说笑一处，古往今来多少幸事、憾事啊！“七爷，今个高兴，喝两盅吧！”“唉，又让你破费……听我爹说，你爷爷也是个豪爽人，盖的那房啊，啧啧，到今个敦煌人说起‘南北二宅’，没个不跷大拇指，北宅说的是白马塔那边的，南宅指的就是这达。人世沧桑啊，古时候我们阴家就跟你曹家人友好着哩，听说过不？那时曹议金做节度使的时候，阴家已是声势极隆的世家了，



阴家有个叫阴子昂的后生，做了曹议金第十六妹婿。呵呵呵，如今我要是有个一儿半女的，儿不娶别人，娶你家乔丫头，女不嫁旁家，嫁你的二林子……”

阴积利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，在这院里起早睡晚，虽然年事已高干不了个啥活，也能扫扫地、归置归置院子、照看看门户。若有个啥人来联系个买卖生意，曹木匠不在家，他便迎上来说：“找谁？东家出去了，有啥事说吧！我是他家的老人。”完了，他会把来者姓名甚谁、来有何干，一清二楚地告诉院主。若是来个偷鸡摸狗的歹徒，那他休想拿走这院中的一根木条。“爷，让我把那锯末子揽一些回家喂猪。”“不行，锯末子这院里还有用场。”说完，大门一闭，进了“倒坐”西屋。

这屋，除了光亮略暗些，跟正屋没啥两样。早年那幅《萨埵以身饲虎》，老人保留至今，带过来挂在壁上。躺在炕上望着那幅画，结着几缕蛛丝尘坠，画面已模糊不清了。只觉像是个睡佛涅槃在那儿，云雾腾腾，似到了七佛六祖居身的地方。

“七爷爷，我来看你。”

这是阴承祖的小后人，叫根世。根世憨呼呼的，早就没了一点大户家的灵气，只会拉骆驼。骆驼是他亲爷爷丢下的，已不多几头了。早年少说也有百十头，排成驼队几里长，进肃州甘州，出阳关玉门，生意极兴隆。但积贵死得早，阴承祖没戴过“帽子”，娶了个媳妇也是贫家女，一家人过日子小心翼翼。虽说他家没敢收留七爷，但心上还是惦着挂着，时常让根世娃过来看看。

近年来，光景渐好，根世又拉起了骆驼肃北、阿克赛地跑了起来，做点小生意，贩点菜、换点羊毛啥的。有了钱还买瓶酒、割块肉送到这达来。根世每次来，老人家心里总是热呼呼的，觉着阴家尚在，他毕竟还是一位阴家老人。

“根世啊，没念过学吧？”

老人聊起来这样问着。根世憨笑着“嗯”地应一声。七爷抚摸着孙子那粗粗壮壮的肩头吁了口气。

“娃也不小了，咋不说个媳妇呢？”